


24 小时备勤加全方位查控

杭州下城法院善打“组合拳”破解“执行难”

 实习生 邵晨

长期以来,我国的司法执行工作步履维艰,执行难问题不仅成为法院工作的痼疾,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
面对执行收案大幅增长、干警长期超负荷工作、执行环境仍不理想等困难,杭州下城法院围绕“保民生、强规范、抓惩戒”工作主线,依靠信息化技术,不断加大执行力度,优化执行模式,规范执行行为。

该院2015年执行收案3531件,结案2623件,执行到位8.9亿元,执行款发放平均天数同比下降13.66%,因成绩突出获得了由省高法院颁发的2015年“综合治理执行难先进法院”称号。

信息技术实现司法公开

“叮咚”,2016年6月初,下城法院执行员陈伟的手机收到一条特殊的短信:“您承办的(2015)杭下执民字第2741号有一笔进账记录为25000元……请及时查看。”

收到短信后,他进入浙江法院执行案款管理系统,填写出账金额和出账方式,通过一系列网上审批,出账成功的信息再次到达陈伟手机,而银行网上汇款的信息则到达了申请人的手机上。

从被执行人缴款到申请人足不出户收款,间隔大约15分钟。这得益于下城法院“一人一案一账号”执行款管理系统:每个被执行人通过专属账户,将信息实时、安全地发送到法院执行款专户主账号,并自动对应到案件。

这是下城法院破解“执行难”的一大措施,除此之外,该院同样利用网络,为执行局干警配备数字移动终端设备,让干警外出执行办案的轨迹全程留痕。而解决“执行法官难找”问题,也可登陆官方微信公众号“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

院”,点击右下角“走进下法执行联络站”,实现与执行法官网络即时“一对一”联络。

全方位查控备勤提高效率

除了实现政务透明,下城法院还将整合资源,优化执行工作模式放在重要位置,力求解决“执行难”问题。

2014年以来,该院在现有两级查控系统基础上,摸索适合下城特点的财产查控模式;去年起,轮流抽调三名执行辅助人员组成执行查控组,实行全局案件统一查控模式,避免重复劳动,打破原有“一人一案负责到底”的落后模式,集约执行资源,提高工作效率。

为完善备勤,该院执行局还建立了24小时备勤制度,成立多个“1+1+1”(1位局领导+1位执行官+1位法警)备勤组,实行轮班备勤制度,并与下城区公安分局就备勤工作达成补充意见:晚20时后,法院查控对象的控制由所辖派出所采取措施控至次日8时,法院在接到区公安分局通知后需在次日

8时前办理交接。

失信黑名单让“老赖”无处可逃

自201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《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》以来,下城法院不断拓展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的范围和深度,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曝光力度。

除了在传统媒体上曝光外,法院还在被执行人经常居住地所在社区和街道张贴公告,在杭州各个要津位置的大屏幕上,不定期滚动播放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24小时举报电话。

从去年开始,该院还开展了两次专项执行活动,尤其是在春节前后的专项执行活动中,运用执行款管理系统,实现执行案款一站式发放。执行款项、救助金到位后,承办人立即将款项支付至申请执行人的预留账户,不耽搁农民工返乡,春节前涉民工工资执行款平均发放天数不到2天。

让制度先行来规范执行

下城法院不断探索,逐步规范和优化执行职权配置,推动执行权科学运行。为进一步落实“转变执行作风、规范执行行为”的专项活动,该院相继出台一系列制度,对重大、疑难、有较大社会影响、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以及大标的资产处置的案件,通过“局长、科长联席会议”讨论决定;对执行周期长、案件存量多的问题加大解决力度;对外出执行廉政风险进行管控。

同时加强对执行财产的管理,为解决执行扣押车辆数量多和排除扣押车辆拖曳、停放、保管、交付中存在的问题,该院委托第三方对执行扣押车辆集中保管,并建立车辆布控、扣押内部管理流程,规范扣押程序,防范执行风险的同时,拖、停、保管一条龙服务也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扣押车辆处理。

成都流行“吹气球” 实为“笑气”能致命

不属于毒品,监管面临尴尬

 《华西都市报》 杨雪 廖茂涵 何欣欣

曾被整顿过的“笑气”,是否已绝迹于成都夜场?

答案是否定的。每逢周末,在成都酒吧聚集的某写字楼里,过道上、电梯口,有近30人摆地摊卖“气球”。买主买了之后,三三两两坐在过道和楼梯间吸食,追求“上头”的快感,楼道里吸气球的嘶嘶声不绝于耳,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一氧化二氮的甜香味儿。

用奶油枪抽出液态一氧化二氮,注入气球然后吸食,就是俗称的吸“笑气”,也叫“吹气球”。在成都的酒吧圈子里,“吹气球”在最近一年里爆红。记者调查发现,这种被耍家认为“上头快、不上瘾、没伤害”的致幻方式,早就有致人死亡的报道见诸媒体。

现在,监管部门面临尴尬:因为没有被列入新型毒品目录,目前无法对市面上的笑气进行彻底查处。

暗访 “气球、气球,10元一个”

这里的空气,甜腻腻。

6月25日凌晨时分,成都科华路某写字楼里,电子音乐震耳欲聋,诱惑着身体与之共振。然而更大的诱惑,是弥漫其中的甜腻腻的致幻“笑气”。

在这栋成都本地人戏称的“魔方大厦”里,分布着20多间酒吧,仅21层就有5间。从19楼开始,“气球”就无处不在:地上遍布着干瘪的气球,垃圾桶里也塞满了花花绿绿的废气球,往来时尚的男女手上也捏着一两个打好气的气球。

一个黑衣男子坐在楼道边的栏杆处,把气球含在嘴里,使劲一口气吸进去。埋头、停顿几秒,再吸一口……鼓鼓囊囊的气球瞬间瘪了下去,男子的头也慢慢地低下去,但是一吸一停的节奏并没有停顿。

这不是普通的气球,里面所灌注的是一氧化二氮,俗称“笑气”的麻醉性气体。在短间内吸入人体,可以让人轻微缺氧,并由此达到致幻的目的。

在楼道里摆摊售卖气球的小贩有近30人。一盒一盒的“子弹”(奶油气弹)通过奶油枪,转换成气体灌入大大小小的气球。一个

“子弹”10元钱,可以灌注一个小气球;2个“子弹”则可以灌注一个大气球,也更“带劲儿”。

在“魔方大厦”19楼到21楼的楼梯间里,坐在沙发上的、蹲坐在地上的、聚集在楼道里的年轻人,许多都捏着一个气球,凑在嘴里吸食。

调查 “一天能吸五六百个”

笑得越甜,伤得越深。

阿桃(化名)是“魔方大厦”的常客,和许多酒吧老板都认识。“吹气球”对她来说,也曾是家常便饭。她说,“吹气球”三四年前就在成都出现,大概从2015年夏天开始风靡成都夜场,“那时候酒吧都要卖气球,后来被媒体曝光过一次,酒吧就不卖了,也不让带进来”。

现在,阿桃已经很少接触气球了。一方面是新奇劲儿已经过去,另一方面,她总觉得气球吹多了伤脑子,“我觉得我现在记忆力越来越差”。

而对留学生一洋(化名)来说,他更愿意在家里玩气球。“我们在家里开聚会(聚会)的时候,直接到店里买几箱,一晚上差不多一人消耗一箱(350支左右)吧。”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一洋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,显得有点不好意思,“现在也很少玩了。我有个朋友耍太凶,搞得进了戒毒所。”

虽然并不认为“气球”属于毒品范畴,但一洋也承认,“吹气球”对身体多少会有影响,“如果长期缺氧,肯定是对神经有损伤的”。

据一洋介绍,他在美国的一名朋友,从2015年月中旬开始大量吸食气球,“一天能抽五六百个”。到2015年底两人某次见面时,这名朋友的身体状况已岌岌可危。“走路都在打偏偏,肺也出了问题,整个人看到精神很萎靡。”一洋说,2016年初,由于心理上瘾情况严重,这名朋友最终被家人送进了美国的戒毒所。

探源 10个一盒批发二三十元

一洋买“子弹”,都是在成都建设北路一小区内的实体店里,据称,这家实体店是大部分魔方大厦气球销售的货源。记者在熟客的带领下,转了几个弯儿,才找到了隐匿在小区某住宅楼一楼的实体店。

这家店像个小卖部,四面都是货架,堆着各种进口或本地的食品。角落里堆了36箱某品牌的奶油气弹,即笑气子弹。在包装上,明确写着“不能直接食用”。

“老板,气球有没有?”“有,要哪个牌子的哇?自己吃还是拿来卖?”交谈中,老板明显对奶油子弹应用于吸食十分熟悉。据她介绍,市面上有多种品牌的奶油气弹出售,产自台湾的气弹由于成本相对较低,销量最高,一般供应给成都市内多家酒吧。

在这里,10个一盒的奶油气弹售价25至35元不等,一箱36盒,批发价660元左右。到了酒吧里,一盒奶油气弹能卖到100至150元,或者以单个10元的价格出售给客人。“自己买回去家里耍的也多,前几天来了4个人,买了3箱,一晚上就吃完了。”

而在某知名购物网站上搜索“笑气”,弹出商品35页,“酒吧”“夜店”等标题十分常见。在一成都同城卖家网店里,最热销的10个装奶油气弹已有1600多的销量。

警方 监管执法面临困难

“在有些戒毒所,吸毒人员戒毒过程中,会用一氧化二氮(即笑气)作为替代药物使用。”公安部禁毒局实验室一工作人员说,新型毒品主要看4个指标:成瘾性、耐受性、身体伤害性以及非法性四个指标,“笑气是否属于毒品,主要看是否有明显的成瘾性”。

另据成都警方一工作人员称,对于风靡的“吹气球”现象,警方监管、执法都面临不可避免的困难,“目前为止,笑气确实还没被列入新型毒品的目录”。

吸入过多的笑气,对神经的麻痹和对身体(血液缺氧)肯定是有影响的。”核工业四一六医院麻醉科主任陈科介绍,笑气本身并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,但是对人体呼吸道粘膜具有刺激作用,如果大量吸入了笑气,气体进入血液后会导致人体缺氧的现象发生,“如果超量摄入,因缺氧最终导致窒息死亡是可能的”。陈科说,尤其是有心脏病等疾病的人群,吸食“笑气”会有很大风险。

理论上,笑气并不会成瘾。针对同一位病人,多次使用笑气(与氧气混合)做麻醉,也没有发生上瘾的事件。“但如果长期性地吸入,内心产生了一种满足感,也不排除会造成心理的依赖性。”陈科说。



小贩在写字楼楼道里卖“气球”